

读天下

从一封封家书中阅读梁启超

汤仁泽

满庭皆俊秀

今年4月14日,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与世长辞,享年91岁。梁启超逝世时,梁思礼只有5岁。梁启超特别疼爱他,称“老白鼻”(老Baby)。梁思礼回忆父亲时说:“我出生时父亲已51岁,虽然他非常爱我,但我没有机会能像我的大姐们那样亲身从父亲那里获得直接教导……有人曾问我:‘你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?’我回答:‘爱国。’‘爱国’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。我们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学习,个个学业优秀,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,个个都学成回国,报效祖国。”

在《致孩子们书》中,不乏梁启超告诫子女认真读书、学成报效祖国的话语,可谓情深意长,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,去升官发财,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。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,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学成后早日回国,“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,我将来许多著作,还要请你做顾问哩”。此时思庄正在国外攻读生物学,一年预科读完,升二年级,梁启超非常高兴,因为此前“你们弟兄姊妹,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,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”,“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……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”。梁启超多么期盼几年后女儿学成回国,与女儿共同探讨、研究学问。

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,又各有所长,被誉为“一门三院士,满庭皆俊秀”,其中梁思成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,梁思永、梁思礼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梁启超在世最后三年的家书

梁启超的家书,是充满爱国爱家的家书。在家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爱,也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爱。只有祖国强大,孩子们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,他的著书立说,正是为了救中国。

梁启超信札的一个亮点是让读者了解到: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,不顾重病缠身、党派纠缠,夜以继日地工

作。《致孩子们书》中,处处流露出梁启超爱国救国的心声,他说:“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。”梁启超深知“开民智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,他以著书立说、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。

摧残梁启超身心最直接、最严重的,当属北京协和医院对肾病的误诊。在1926年9月14日《致孩子们书》中,梁启超说:“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,割掉的右肾,他已看过,并没有丝毫病态,他很负责协和粗忽,以人命为儿戏,协和已自承认了。这病根本是内科,不是外科。”伍连德医学博士对梁启超“下很严重的警告”,他说:“割掉一个肾,情节很是重大,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,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机能,才算复原。”他还下了戒令:“节劳一切工作,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。”这次意外的误诊和医疗事故,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,但无论病情多严重,忠告多严厉,对于真正的工作狂来说,若无其事。在给孩子们的信中,梁启超每每隐瞒身体每况愈下的实情,总以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来安慰儿女们。他说:“大抵我这个太闲也是不行,现在每天有相当的工作,我越发精神焕发了。”

肾部手术满一年后,梁启超去协和医院住院“切实检查一番”。在1927年4月2日致梁思顺信说:“据称肾的功能完全回复,其他各部分都很好……他们说唯一的药,只有节劳,此亦老生常谈。”梁启超不遵医嘱,旧疾复发,且益厉害,几天后在信中道出苦衷:“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……本来近日未去过劳……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。”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,6月14日信中说:“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,这几年来,国忧家难,重重叠叠,自己身体也不如前。”

1927冬季,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,使梁启超身体受到极大伤害。11月14日致梁思顺函说:“日来旧恙微发,大抵因连作两文《王静安纪念序》、《张子武(墨经通解)之故》。”12月12日,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:“我的病本来已经全愈了二十多天,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,实是万不

能不做,但不应该接着做罢了。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。如此甚属讨厌,若完全叫我过‘老太爷的生活’,我岂不成了废人吗?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。”

次日,给梁思顺的信说:“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,这点小病算什么。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,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,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?”又告诉女儿:“近来著述之兴大动,今晚本又想执笔,被王姨捣乱干涉。”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,实际不矛盾,梁启超“养病”只是说说而已,著书立说才是首要。病情无情地加重,梁启超并没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,他还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。

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。12月17日致梁思顺函说:“一昨又小小发烧,静眠廿余小时乃愈。老态渐露,动辄有小病,殊可厌也。”12月30日再函:“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。”

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劝父亲以养身为重,工作的事可缓就缓。梁思成事后说:“家人苦谏节劳,然以学问欲太强,不听也。”

自1928年起,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,发病不断。

4月初,在给梁思永的信中写道,“头晕接连两日,呕吐只一次,今日已全愈了。原因是四五日前,精神太好,著述兴味太浓,一时忘了形,接连两晚破戒,晚上也做些工作,以致睡不着,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,因此睡眠不足,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。头晕全是胃的关系。”

6月中旬,还是因过劳,万般无奈之下,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北平图书馆的工作。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,想继续撑着。“我清华事到底不能摆脱,我觉得日来体气已渐复元,虽不能摆脱,亦无妨,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。”

辞去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,他还继续操劳《中国图书大辞典》的编纂,8月22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:“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,但近来延宕屡次力谏我,说我拖着是一件有责任的职业,常常工作过度,于养病不相宜。”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,“一个不提防,却

会大发。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,但经两三天之苦痛,元气总不免损伤”,所以“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,连这一点首尾,也斩钉截铁的辞掉”。

1929年1月29日,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,享年57岁。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,虽已重病缠身,又备受工作、党派纠缠,但他仍以自己一贯的做法——著书立说、授课演说救中国。

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

《梁启超家书》一书的第二部分是“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”中的梁启超函札。南长街54号,是梁启超、梁启勋兄弟在北京的故居,梁启超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,南长街54号便是梁启超著述、会客、休息的地方,也遗留下一批书籍、手稿和信札等物件。由梁启勋及其后人珍藏,尘封近百年,经整理后,公布于世。

2012年10月24日至26日,清华大学主办“梁启超与现代中国”研讨会,汤志钧(曾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——编者注)作了题为《关于梁启超遗著的学术报告,并为新公开的“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”作鉴定。

汤志钧在研讨会说:“今天有幸看到‘南长街54号’里面收藏的东西,感到非常重要。梁启超一生留下来的东西很多,现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非常珍贵。”

“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”中有梁启超信札241通,许多信札是首次披露的。汤志钧在研讨会出版的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》中说:“《档案》收录了大量手札,其中很多是写给他的弟弟梁启勋的。梁启勋追随兄长历时甚久,从书信中不但可以考察梁氏行踪、交友,还可看到他在晚清、民初‘家事、党事、国事无不令人气尽’的感受。”新发现的梁启超信札,为即将出版的《梁启超全集》增添了新内容,为学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。

(本文选自汤志钧、汤仁泽编注的《梁启超家书: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》一书,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,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8月出版)

拾音阁

新闻不新,旧事不旧

——读方标军新著《新闻不新》

蔡晓川



在2015年方标军所著时事评论集《有些话不得不说III》的跋中,作者曾自述,“写新闻、写时评正是我不同时期的业余爱好和生存方式……从现在起至退休,我有可能以写书评为主。”而在其刚刚出炉的新著《新闻不新》的自序中,又有了这段话的完整版:“写新闻、写时评、写书评可能是我人生不同时期的业余爱好和生存方式……没有写新闻的经历和锤炼,要写出好时评恐怕不那么容易。”

两相对照,彼书尾接此书头,颇有趣味。时间的交错往复,极大地加强了时空的丰富性和纵深感。但在文字形式上,这样的“重复”却有似诗经体的一唱三叹,语言的数量也随之大大扩充。作者著书为文的手眼独到、匠心独运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再看《新闻不新》一书的体例,分为记事、写人、说理三大篇章,“记事篇”时间跨度最长(1982—2008),收录的篇目也最多,共计68篇;“写人篇”时间跨度最短(1989—1997),收录7篇;“说理篇”收录了从1982年到2003年的14个篇目。作者写作之用力处自不待言,而成书之近30年间,又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、以加速度转型发展、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30年,因此这本书既是作者个人的新闻写作史,更是家国天下的一部“微史书”。

既为史书,当有体例。“记事篇”以时间为线,事实为纲,恰似“通鉴”,观之可知亲切旧事;“写人篇”以人为本,活画肖像,

好比“纪传”,令人想见彼时弄潮儿之风采;“说理篇”论析透彻,敢为一家之言,毫无疑问便是“太史公曰”或者“异史氏曰”了。读罢全书,再次为作者匠心一叹。

从1981年大学毕业回乡任教至1992年赴南京任职,从弱冠到而立,在这风华最盛的十年青春中,作者都做了些什么呢?他立足本土本土,发掘特色资源,总结提升学校教学经验并见于报端;被破格提拔到东台团县委副书记后,又致力于开拓创新;1989年作者调至东台市文化局,从此成为文化系统的一员;后又因关于我国新闻先驱戈公振先生的一篇长篇通讯,得以调入省会。毋庸言说,正是作者的一支健笔,方有了挥洒纵横的广阔天地。观此书1992年以后的篇章,可谓条理分明地勾勒出了20年来江苏文化发展的轨迹,有速写,也有特写;有聚焦,也有散点;有“通天”,也有“接地”;有超前探索,也有及时总结。其中不时涌现的精彩的大型活动和各领风骚的时代人物,也在作者的捕捉下,一一成为永恒的瞬间。

读毕掩卷,仿若感知到了过往20余年间江苏文化工作的波澜壮阔。新闻不新,因为这是对往事的钩沉;旧事不旧,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《新闻不新》一书在过去和未来之间,牵起一条观察、思辨的线,让未来具备历史的厚度,也让历史焕发全新的光辉。

(方标军著《新闻不新》一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9月出版)

《古钱极品》

好书速递

本书作为“中国钱币丛书”之一,精选先秦至明末的中国珍稀钱币47种,依时代先后编排,对所收每种钱币的历史文化信息、考古及实物资料都进行了详细叙述和分析,并旁及相关收藏故事、趣闻逸闻。书中还收录了近450幅精美实物照片及拓本,不仅能使读者饱览古钱风貌,还可探究其盛衰轨迹、发展脉络。霍宏伟,国家博物馆研究员,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、钱币学、美术考古。

(霍宏伟 著 中华书局2016年7月出版)

《岁月沧桑》

本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学者钱理群沉思十年之作,也是其“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”之终卷。作者选择沈从文、梁漱溟、赵树理、邵燕祥等作家、学者在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,通过大量的新材料,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、挫折、碰撞、困惑和坚守,透视其个人性格、理想与时代、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,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、个人命运遭际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。

(钱理群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7月出版)

《大国大城》

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,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等问题越来越明显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,人口大量涌入,房价越来越高,雾霾、拥堵等环境和交通问题严重;而在乡村地区,空巢老人、留守儿童现象突出……在本书中,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经济学家陆铭立足本土现状、介绍国外经验,对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,以及解决的重点难点等进行了阐释与分析。

(陆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)

《杂忆皇城脚下》

这部随笔集浓缩了皇城根下的历史和作者的人生感悟。书中披露了溥仪、溥杰和皇后婉容、太监孙耀庭等鲜为人知的故事,及作者与作家、书法家李文达、冯牧等的深厚情谊。作者贾英华为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,晚清研究学者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。多年来,他采访数百人,收藏有大量晚清以来人物数百小时录音、数千幅历史照片。

(贾英华 著 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)

《我读天下无字书》

丁学良,哈佛大学博士,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。书中,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洲、亚洲、欧洲、澳洲等国家、地区的游学历程,其中既有与世界顶尖学者的近距离接触,也有对于世界精英学府的亲身体验,既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敏锐分析,也有对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“无字大书”酣畅淋漓的体悟。本书内容丰富,叙述生动,视野开阔,论述精到。

(丁学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)

《行走在非洲丛林》

阿尔伯特·史怀哲(1875—1965),20世纪重要的德国思想家,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,在神学、哲学、医学、音乐等领域均有建树,提出了“敬畏生命”的伦理学思想。1913年来到非洲加蓬,建立了丛林诊所,从事医疗援助工作,直至去世。这本书既是史怀哲的生活记录,也是他在非洲地区行医的见闻杂记,具有自传性质,也是中非的民族志,书中对于中非的自然景观、社会风俗、人文面貌以及当地原住民的生活、病痛及医疗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,使读者如临其境一般,感受到当地生活的奥妙。

([德]阿尔伯特·史怀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)

“阅读+我”激发全民阅读活力

本报讯(记者张妮 党云峰)近日,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召开“阅读+我”第六届书香中国·北京阅读季新闻发布会,介绍了今年全民阅读的推广工作,还邀请商务印书馆、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等阅读服务平台、阅读空间的负责人,以及阅读示范社区代表、金牌阅读推广人,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与阅读的故事。

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说,经过6年的实践,北京阅读季构建了“政府引导、业界支持、社会参与、群众受益”的全民阅读推广体系,搭建了“引导平台、资源平台、活动平台、媒体平台、支撑平台、培育平台”“六位一体”的阅读综合服务平台;300余位著名作家、学者、出版家、资深书评人和阅读推广人,300余家出版和文化机构、100多家媒体,60

余家网站通过北京阅读季平台投入到北京市全民阅读活动中来。

“阅读+我”作为北京阅读季今年创新推出的一项行动计划,包括一系列活动,旨在让每一个民众和社会机构都有机会参与推广阅读,仅今年上半年在全市开展各类阅读活动就近1万场次、受众达1000万以上,阎崇年、叶嘉莹、刘慈欣、曹文轩等文学名家也成为2016年“阅读+我”行动计划的推广人,他们先后在不同活动中分享自己的阅读故事、推荐书目。

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副总经理王玉表示,“阅读+我”行动极好地调动了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全民阅读推广中,激发阅读活动,如书店除了提供阅读空间外,还积极发挥场地资源优势,开展推广形式新颖的公益阅读服务与活动,让每位读者更好地享受阅读。

北京外研书店重装开业

本报讯(记者祝静)9月10日,有着24年历史的北京外研书店重装开业,外研社名誉社长、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李刚、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艾恺,读者代表汪欣扬等分别从见证者、作者、读者及工作人员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和书店的故事。

当天,北京外研书店还举行了《威廉·燕卜苏传》新书首发式。作为20世纪著名的英国批评家,威廉·燕卜苏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成

立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剑作为该书译者,与到场的读者分享了《威廉·燕卜苏传》书里书外的故事。

据悉,北京外研书店新址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的北外国际大厦,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。今后,北京外研书店将发展成为一处富有外语特色的综合化阅读文化空间,读者将会接触到多元化的文化产品,聆听到各国学者的精彩讲座,在此畅享阅读带来的乐趣。

赵匡胤传记出版

本报讯 历史人物传记《武夫仁心:太平天子赵匡胤》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以纪录片式的方式,深度刻画了赵匡胤波澜壮阔又不甚完美的一生。

作者刘路以《新五代史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等正史为基础,秉持历史学者的严谨态度,结合史实、笔记、文集等数百种史料,广泛参考各类学术

成果,力图呈现一个全面的赵匡胤:出生禁军世家到成为皇帝,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,开创了宋代文官治国的新局面。作者尤为赞赏并着力刻画的是赵匡胤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“禁军强干弱枝”等手段实现了中央集权,并以符合实际情况的稳定步伐“渐进式”实现变革,由此成就了“唐宗宋祖”的一代风流。(简言之)

